

圣洁的感情 炽热的情欲



灵与肉的炼狱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三次爱情—

美 马克·斯洛尼姆著 吴兴勇译

055524

灵与肉的炼狱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三次爱情

〔美〕马克·斯洛尼姆著 吴兴勇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



石化 S0861909

灵与肉的炼狱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三次爱情

〔美〕斯洛尼姆 著

吴兴勇 译

责任编辑 何志明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希望书店联合发行

湖南省环境保护报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 13印张 23万字

1988年4月第1版 1988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01—80000

统一书号：ISBN7-217-00312-1 1·128

定价：2.55元



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1861年)



陀氏第一个妻子玛丽娅
(1860年代前后)



“永恒的女友”苏斯洛娃
(陀氏的情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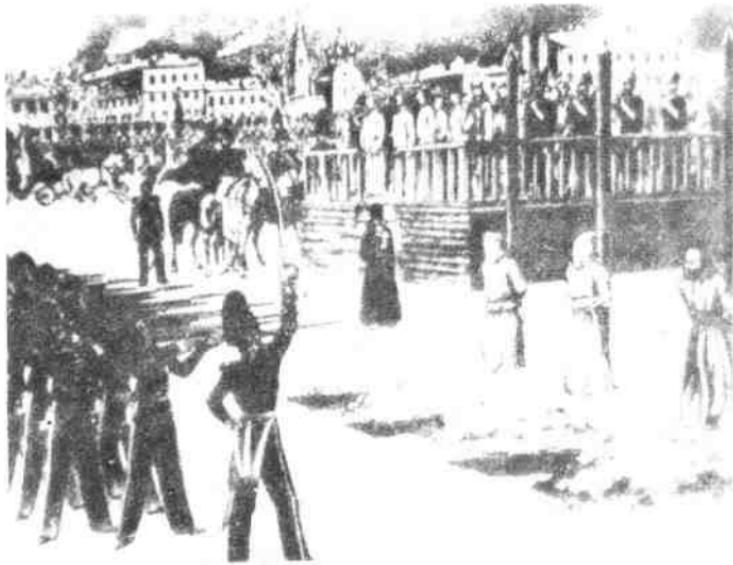
陀氏第二个妻子安娜 (1868年)



从小爱慕陀氏的
女数学家索菲娅



陀氏的终身密友
弗兰格尔



谢苗诺夫校场执行死刑的场面



陀氏与妻子安娜



陀氏夫人安娜和子女

作者自序

我写这本书花了三年。在这三年的写作中，我并没有给自己提出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立传的任务，也没有打算在他生平的真实事件与他的创作内容之间论长道短、牵扯某种联系。我的目的十分有限：只想尽可能全面地追述这位伟大作家的对待女性的态度，坦诚地叙述他的追求以及他的两次婚姻，剔除对于事实真相的羞涩的沉默和常见的“涂脂抹粉”。

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情爱的兴趣，对他的爱情悲剧、恋爱中的成功与失败的详情急于探索的热望，并不是产生于无聊的好奇心或某种不健康的冥想。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长篇和中篇小说中，那样激动不安地讲述了性的秘密、性的沉沦和失去理智的性爱，那样不加掩饰地推出好色之徒，强奸罪犯和行为放荡的男人（从斯维德里盖诺夫和斯塔夫罗金到卡拉马佐夫），那样洞察深刻地描绘了罪孽深重的“该进地狱的”女人，以致人们不禁要问：他从哪儿得到他的心急火燎的男女主人公那种令人苦恼的、有时甚至是极其怪诞的情欲的特殊体验呢？炽热的爱情与谄媚的柔情，犯罪与报应，精神的腾飞与肉体的疯狂，他在整个这一领域的创作，仅仅是源于对旁人的

体察，抑或是来自自己亲身的经历？——即他本人是否面临过感情风暴的汹涌？他自身是否饱尝过肉体的诱惑和情欲的进发？他爱过谁？是怎样的爱？年轻时怎样？后来又怎样？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一个丈夫、一个情人；他曾经是怎样的一个人？

人们要想直言不讳地说明一件事时，语言往往就会变得迟钝而蠢笨了，所以着手这样的题材并非易事，往往有一种如履薄冰的感觉。问题涉及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一位天才的多愁善感的人物，就更难以掌握尺度了。他本人也从来不知道有什么尺度。因此传记作家往往不花功夫去寻觅他心灵变态的秘密。他性格中的某些特征和生活中的一些事件至今仍然让人猜测不定，没有得到明晰的解释，因此关于他，一直流传着许多无稽之谈和流言蜚语以及骇人听闻的揣测，有些是在他亲近的人中流传开的。关于他的第一次和第二次婚姻以及与苏斯洛娃的关系，只有很少几个朋友知道真相，在他死后，知道真情的就只有老一辈的少数几个专家和代表人物了。社会上一般人听到的，只是一些无关痛痒的、微妙的暗示。

这一状况几乎延续了半个世纪。这主要产生于两种背景。首先是自己的缄默。他全然不象托尔斯泰。托尔斯泰是一个最客观地、史诗般地进行创作的俄国作家。关于他的生平事迹，我们知道很多隐秘的细节，从他的《童年与少年》到伟大的忏悔录《复活》，人们都有了详细的了解。而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个主观偏执的艺术家，他的小说虽然充满了激情洋溢的独白，但他生活的隐秘方面反映得很不充分，很间接，他不愿意表现自己，几乎没有留下任何自传体的著作。一谈到自己的事，特别是恋爱的情思，他就变得守口如瓶，沉默寡言，有时候甚至在对爱恋的人的信中也回避承认自己的爱情。

除此之外，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他的第二个妻子，出于嫉妒，把笔记和札记中她不愿看到的、过分表露的地方，用粗线条严严实实地涂死了。她的“书刊检查”一直从过去延续下来。例如，她精心地把作家对于第一个妻子的美好的怀念以及老年时期对她本人的爱情的强烈信念都一律划掉了。传记作家就是沿着这条线索塑造陀思妥耶夫斯基圣像般的面貌的，对于那些可能给他抹黑的东西，则故意保持沉默。直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去世四十年以后才开始发表未加修饰的传记性资料（有些部分仍然没有逃脱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的监视），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曾经出版了三卷书信集（第四卷原计划在1934年出版，但始终未能在苏联问世）。曾经公布了几个方案和计划，出版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作其几个主要作品的笔记以及与他亲近的几位女士的回忆录和日记、他同时代人的佐证材料和一系列其他文献。研究他的人掌握了上述资料，因而出现了一定范围内的关于性和爱情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中的作用的讨论。虽然这一领域仍视为一个禁区，但其中已经披露的事实却给作家的个性和创作投下了刺目的、甚至是怪异的光彩。

这里我不想用过多的注脚使这篇前言过于累赘。但是，书中所陈述的事实，乃至细节，都可以从大量的参考文献目录中找到出处。诚然，陀思妥耶夫斯基某些心灵上和生理上的追求，有的从不为人所知，有的可能会引起疑问。我们只能对某些事情作出一些推测——我认为自己有权说出这种推测。我确有这种意图：我这本书不仅要摆出事实和事件，而且要从评论性的角度进行追忆和解释。我不会象写编年史那样，而要力争把故事讲得既娓娓动听，又评论有据。自然，

读者可以接受这些解释，也完全可以置之度外。但是可以相信，注释中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细节，也不会损害叙述的可靠性。书中某些叙述看来像是不足信的，不大可靠的，不过这不是作者的错，我只能有一说一，不能夸大其词。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比他作品中的任何一个主人公都要复杂得多的人：一个天才，天生的神经质，一个经历过可怕的死亡、苦役、贫困和孤独、几乎让人把皮都剥下来的人，一个病态的情人和圣洁的追求者。他经历过的那种离奇的生活，世上永远不会再有了。因此，即使这部关于他的爱情和欲求的书充斥着意想不到的事件和矛盾，或者使人想起他的小说的某些灼人心肺、摧人泪下的篇章，那又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

马克·斯洛尼姆
于纽约

目 录

第一部 不幸的初恋 (1)

第一章	断头台下 心灵的巨创.....	(1)
第二章	漫长的苦役 强捺的情欲.....	(6)
第三章	最初的性感 “恋母情结”	(11)
第四章	沙皇说：“这个绘图员简直是白痴”	(25)
第五章	步入文学沙龙 笨拙的单相思 色情幻想 爱情与肉欲 “我太放荡了”	(31)
第六章	在赌博与女人中寻求寄托 无理性的欲望 和腐化堕落，人道的理想和高尚的追求 双重人格.....	(39)
第七章	流放地浪漫曲 爱上了酒鬼的妻子玛丽亚 “爱意味着牺牲，有时爱就是折磨”	(46)
第八章	玛丽亚成了寡妇 求婚 好梦难圆.....	(54)
第九章	她又有了新欢.....	(67)
第十章	蜜月的悲剧 性的进攻变成了后悔和自罪 自责.....	(73)
第十一章	重返“文学的发源地” 有缘带的帽子 炉火中烧.....	(83)
第十二章	裂痕 他坐在妻子床头想的是另一位妙龄 女郎.....	(92)

第二部 永恒的女友 (103)

第一章	新的艳遇 施虐淫与受虐淫 他希望女人要么“无私忘我地忠诚和无保留地献身”，要么就是“真正的雌老虎”	(103)
第二章	一封纯真、有诗意的来信 他与女大学生苏斯洛娃 “性的召唤”和“幸福的许诺” 灵和肉的分离	(114)
第三章	赌场春风得意，情场一败涂地 苏斯洛娃爱上西班牙医学生 难堪的巴黎约会	(128)
第四章	她受骗了 她贴在他的胸脯上泣诉另一个男人的负心 他沦为她的爱情游戏的顾问	(135)
第五章	没有爱情的艳游 按捺不住的欲火 掠人的充满肉感的美 一次又一次地腴颜求欢	(141)
第六章	只留下一片怅惘 她对宗教和道德禁律的蔑视和反叛 他从中吸取创作灵感	(153)
第七章	他陷于孤独的冰凉世界 苏斯洛娃不断更换住址和情夫 陀氏的多角爱	(163)
第八章	阔别重逢 她成了冷血的淫荡的女人 受难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171)
第九章	性自由并没有给她带来多少欢乐 一个叛逆者的凄凉结局	(182)
第三部 幸福的婚姻		(188)

第一章	陀氏果真强奸过幼女吗？！关于这一悬案的描述、回忆、证词和反证	(188)
第二章	西斯廷圣母和堕落的女人——二者兼爱 名	

	作家与名妓女	(195)
第三章	美丽的贵族小姐爱上了他这个苦役犯 女数学家索菲娅的古怪早恋	(201)
第四章	26天完成的奇迹：一部长篇和一次爱情	(212)
第五章	相差25岁的爱情和婚姻 吃不尽的醋 他要求和寻取爱情的证明	(224)
第六章	真正的蜜月旅行 他挖苦德国、瑞士、奥地利和意大利人，但她对西方世界流连忘返 小市民式的幸福	(235)
第七章	她接受了他的古怪的性爱方式 “假如别人偷看我们的信……让他们羡慕去吧” 狰邪的情书赌博和爱情的冲突	(246)
第八章	她声称“幸福极了” 他总是需要“强烈的感受” 丧女之哀 他戒绝赌习与俄底普斯情结有关吗	(260)
第九章	最甜蜜的爱情生活与最脍炙人口的作品 他与卢梭一样行为乖僻、充满热情、好激动，但他更爱吃醋	(273)
第十章	他们始终怀着性的新鲜感 神魂颠倒、如痴似醉的性体验 好色的证明：一束涂改了尚嫌狎邪的情书 对普希金的悼唁 临终之歌和文学遗嘱	(283)
(附)	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大事年表	(295)
译后记		(300)

第一部 不幸的初恋

第一章

断头台下 心灵的巨创

1849年12月22日清晨，十六岁的贵族法政学校学生亚历山大·弗兰格尔男爵①凭窗远眺，窗外是彼得堡的严冬，昏暗的晨光中，一列双驾马车飞奔驶来。平日，乘坐这种马车的，往往是斯莫尔尼贵族女子学院或帝国戏剧学校芭蕾舞班的女学生。可在这天早晨，马车里坐的不是年轻姑娘，而是塞满了触犯国法的罪人：二十名布塔舍维奇—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②成员正被押赴刑场。他们是1849年初被捕的，当时在首都上层社会引起了极大的震惊。据说，秘密警察发现了反对专制统治的密谋，这个小组私下里宣扬社会主义、政治自由、农奴解放和许多其他的蛊惑人心的不切实际的幻想。这些造反者的头头彼得拉舍夫斯基以及他的朋友H·斯佩什涅夫、卡什金、叶弗罗佩乌斯，都是亚历山德罗夫贵族法政学校毕业

①亚历山大·叶戈罗维奇·弗兰格尔（1833—？），俄国法学家，外交家和考古学家，具有自由主义思想倾向，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终生密友——译注。

②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是1845—1849年彼得堡俄国进步知识分子的组织。领导人之一是米哈依尔·华西里耶维奇·布塔舍维奇—彼得拉舍夫斯基（1821—1866）——译注。

的，弗兰格尔正是在那所学校攻读，因此宪兵到他们学校各班进行了搜查，寻找禁读的书刊出版物。不用说，弗兰格尔对彼得拉舍夫斯基派（人们都这么称呼他们）的事业很感兴趣，尽管只能在极要好的朋友之间谈谈他们，而且还得压低嗓门。外面谣传说，尼古拉一世皇帝大发雷霆，下令马上将这个团体的成员正法。弗兰格尔的近亲卡尔·叶戈罗维奇·曼德施泰恩，日后的彼得罗帕夫洛夫要塞司令，曾经是军事法庭的陪审员，年青的贵族学校学生弗兰格尔于圣诞节回家度假时，正是从他那儿听说彼得拉舍夫斯基派中有一批人已判处死刑。其中有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在不久以前，弗兰格尔读完了使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举成名的长篇小说《穷人》以及未完成的中篇《涅托奇卡·涅兹瓦诺娃》。两本书都给他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当他得悉死亡正在等待着他心爱的作家时，不由得感到十分悲痛。

弗兰格尔的舅舅是近卫骑兵团的一位军官，12月22日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的早上，他必须带领自己的连队前往刑场监督对彼得拉舍夫斯基派的行刑。他答应带外甥一道去。

当他们到达执行死刑的地点谢苗洛夫校场时，那儿已被军队团团围住。黑压压的士兵方阵后面聚集着成堆的过路行人：庄稼汉，做小贩的村妇，全是些穿粗呢上衣和厚外衣的普通人。“上流社会”的贵人几乎没有。这时候，从队伍里朝弗兰格尔跑来一位执勤的军官，也是他的亲戚，要求他马上离开这个行刑的地方，要不然的话——在这不合身份的时间地点——年青好奇的贵族学校学生将会背上同谋犯的罪名。

弗兰格尔有点儿害怕，他答应回家去，但事实上他并没有离开，而是隐没在人群中，他这个勇敢的行动是一个秘密，

他不敢向任何人承认这件事。

他踮起脚尖，伸长脖颈，看到广场中央有一个带梯级的木头搭的处刑台和几根埋入土中的大柱子。有人从犯人身上脱下外衣，让他们穿着单衣站在零下20度的严寒中：一边九个，另一边十一个，分立处刑台两侧。检察长在宣读判决书。弗兰格尔听他念道：“陀思妥耶夫斯基，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由于参与犯罪密谋和传播文学家别林斯基的充满反对东正教教会和最高政权的狂妄言论的信件①；由于伙同其他案犯，利用家庭石印工具散发反对政府的文字而未遂……褫夺一切公权，判处死刑，立即枪决。”手执十字架的神甫接替检察长走上处刑台，叫犯人忏悔。只有一个犯人走去忏悔。其余的只当神甫把银十字架伸向他们时，用嘴唇默默地贴近一下。接着有人给彼得拉舍夫斯基、蒙别利和格里戈里耶夫穿上白色尸衣，用布带蒙上眼睛，并且把他们绑在柱子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站在下一组，等待着自己最后的时刻。一名军官领着一排士兵在木柱前排成一列，士兵们举起枪支，进行瞄准，只等“预备——放！”一声令下，子弹就要出膛。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一位高级军官挥着白手帕跑来，死刑马上停止执行，犯人们也从柱子上松了绑。格里戈里耶夫全身颤抖：在等待自己最后时刻的几分钟里，他发疯了。

①别林斯基的这封信是针对果戈里的《与友人通信精选》（1847）而写的，信中充满对果戈里的愤怒抨击，说他不该走向反动和颂扬教会和农奴制。在当时的书籍检查制度下，这封信不能公开出版，仅仅以手稿形式秘密流传。信的作者本人逝世于1848年，因而，当局来不及追究他的责任，但凡是传播、甚至阅读这封信的人都难免受到严厉的惩罚。